

困境中的游离与守望^①

——浅论阎真小说中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

黄新春

(中南大学 文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3)

摘要:阎真的小说专注于对知识分子精神困境的刻画。《曾在天涯》关注的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在异域文化环境中的精神漂泊困境;《沧浪之水》聚焦的是在以市场化为导向的中国现代化转型中精神根基和价值观惨遭解构的具有传统信仰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境遇;《因为女人》则主要展示了中国当代女性知识分子所面临的情感困境和价值信仰的毁灭。

关键词:阎真;《曾在天涯》;《沧浪之水》;《因为女人》;知识分子;精神困境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17X(2010)02-0022-03

Dissociating and Watching in Plight

——the Existing State of Intellectuals in Yan Zhen's Novels

HUANG Xinchun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083)

Abstract: Yan Zhen's novels focus on the spiritual plight of intellectuals. *Once in World's End* deals with the spiritual ebb and flow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intellectuals in a foreign cultural environment, while *Water of the Canglang River* is mainly about the mental situation the Chinese intellectuals who have traditional beliefs encounter when moral basis and people's sense of value face deconstruction in the market-oriented Chinese modernization transformation. *Because of Women* tells us mainly about the emotional plight and the destroying of value beliefs of the Chinese modern female intellectuals.

Key words: Yan Zhen; *Once in World's End*; *Water of the Canglang River*; *Because of Women*; intellectuals; spiritual plight

在当代小说创作中,阎真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作为一名学者型作家,学者的身份使他能对事物进行更加深入的理性思考,从而将感情和理性有机地融合起来。纵观他的三部小说,从《曾在天涯》(1996)、《沧浪之水》(2001)到《因为女人》(2007)无一例外都将视角对准了当代的知识分子及他们的生存状态。作者曾坦言“我就是想写出当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1]基于此,阎真的作品始终将对人生的意义的追问和探寻作为核心问题进行论述,通过对知识分子生存状态客观描述,努力表现20世纪

末到21世纪初这一时代蜕变期中人文知识分子所面临的种种困惑与尴尬、烦恼与迷惘、突围与挣扎以及与之相应的内心对精神的撕裂与突围、守望与渴求、探寻与拷问。

专注于对知识分子精神困境的刻画是阎真小说的主要特色。从《曾在天涯》、《沧浪之水》到《因为女人》,这三部小说共同构成了他描写知识分子困境的三部曲,作品中塑造的以高力伟、池大为和柳依依为代表的三种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形象,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这些形象的背后,饱含

^① 收稿日期:2010-02-01

作者简介:黄新春(1986-),女,湖南益阳人,中南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

着作者对知识分子良知和理想的期待,投射出作者强烈的悲剧意识和忧患意识。

一、“客里似家家似寄”:迷失精神家园的困惑

“在90年代大陆长篇小说中,阎真的《曾在天涯》可以说是最充分、最具体、最真实地描述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在异域文化中漂泊无根的痛苦遭遇。”^[2]小说的故事放在冰天雪地的加拿大展开,通过对大陆知识分子高力伟在加拿大流浪3年的打工生涯以及他的婚姻和爱情生活的描述,逼真地呈现了以高力伟为代表的一代留学生的内心痛苦和窘迫处境。小说的主人公高力伟是历史专业的研究生,为了与海外留学的妻子团聚,他告别故土,怀着美好的憧憬来到了千里之外的加拿大。在陌生的异域他乡,他深切地体味到了现实生存环境的残酷,特别是作为一个本土文化传统守护者在中西文化碰撞与磨合中感受和体悟到的灵魂撕裂感和悬浮无根感。为了使自己更好地融入新的环境,高力伟也曾尝试了种种努力,但都无法使自己从精神漂泊的困境中突围而出。

拿他的婚姻来说,高力伟感受不到家庭的温存与幸福,他跟熟悉加拿大异域文化与环境的妻子林思文经常为了家庭生活主导权而争吵。林思文理所当然地觉得自己对这个家庭的生活安排应具有最后的发言权,于是处处想要为高力伟的前途与生计做出安排。在妻子面前,高力伟逐渐丧失了男人的人格和尊严。自然,这也影响了他的其它选择。由于不堪家庭中的屈辱地位,高力伟故意放弃攻读学位的机会,拼命地赚钱。最终由于林思文与他在思想、价值观差异,两人的婚姻难以维持,不得不离婚。高力伟的婚姻悲剧,可以说是由于中国本土文化在异域他乡得不到理解和承认,给他带来强烈的精神不适感与漂泊感,凸显出一种迷失精神家园的困惑。

是在选择中顺应还是在守望中离开?高力伟毅然决然地做出了裁决。他放弃了绿卡,放弃了与张小禾的爱情,孑然一身回到了国内。他觉得“加拿大,这是一个好地方,却不是我心灵的故乡。”^[3]尽管他在短短3年里,足足赚了5万多加元,然而在加拿大他始终无法找到生存之根与文化之根,终究摆脱不了自我精神与灵魂深处的不适与漂泊、孤独与无依。

二、“树欲静而风不止”:游离与守望中的失落与找寻

《曾在天涯》发表5年后的2001年,阎真又推出了同为知识分子题材的长篇力作《沧浪之水》。与前部小说不同的是,《沧浪之水》聚焦的是在新的历史语境中精神根基和价值观惨遭解构的具有传统信仰的知识分子的当代境遇。小说倾力刻画的是骨子里怀着对传统信仰执着眷恋的主人公池大为在现实语境中面对金钱与权力的诱惑时的种种矛盾与困惑,以及在遭遇现实生存困境时所进行的抉择与挣扎。阎真直言:“我力图写出普通知识分子日常生活中那种宿命性的同化力量,他以合情合理不动声色的强制性,逼迫每一个人就范,使他们失去身份,变成一个个仅仅活着的个体。”^[4]

伴随着历史时代语境的变化,身处这种社会转型期的知识分子遭遇越来越多的来自物质与精神的选择与挑战,他们所面临的生存处境也愈益艰难。小说中的主人公池大为出身于一个传统知识分子家庭。从孔子“克己复礼,万世师表”到苏东坡“君子之风,流泽万古”,再到谭嗣同“肩承社稷,肝胆昆仑”,作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代表的父亲把这一脉相承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所追求的人格和所信仰的价值观潜移默化到了池大为的心中。他秉承了父亲“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信仰和品质。这些,使得池大为不论是在恋爱婚姻问题上还是在刚步入工作岗位时都能够坚守自己的信念,走自己的路。他不屑入流,暂时守住了知识分子的那份自尊与清高。然而,在市场经济历史语境中,池大为作为知识分子的身份和处境遭遇了极大的尴尬,他一贯信奉的终极价值信仰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解构危机。他的坚守回应给他的是处处碰壁的结果。原本赏识他的马厅长不再器重他,把他从厅办公室贬到清水衙门的中医学会。由于无职无权,连小小的科长也在他面前趾高气昂,指手画脚,他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分不到房子,只能三代同居;连小孩生病住院这样的小事还要去找有权的丁小槐打招呼等等。池大为无奈想抛却他的信仰却又忍不住频频回望,内心无比困惑、挣扎,然而彷徨过后也只好无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最深刻的道理从来就改变不了最简单的事实”,更何况“现实从来不怕别人不服气,服,得服,不服,也得服。谁以为凭自己一腔热血能感动了谁,那就是大错特错,再以为凭这

点血性之勇能改变什么,那更是大错特错”。^[5]生存的真实困境迫使池大为逐渐接受了“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及达尔文的“适者生存”的道理。他逐步放弃了知识分子的操守,干起了“被人就是拿着刀子逼我干我也绝不干”的事。传统知识分子固有传统信仰中的责任和担当意识被世俗意识取代,尽管生命原则问题、人格问题、真诚问题等时刻敲打着他的良知,逼使他不断地追问自己生命与生存的意义。

三、“似此星辰非昨夜”:现世中的情感困境与信仰解构

作为“困境姊妹篇”的《因为女人》,可谓阎真继《曾在天涯》、《沧浪之水》之后的又一部力作。虽然同为知识分子题材,然而与前两部小说有明显不同,这一次,身处“困境”的知识女性成为阎真笔下的主角。小说着力表现和探讨的是基于现实视野下当代女性知识分子的情感生存困境,为读者演绎了一幕“纯情女生终成旷世怨妇的女性悲剧”,谱写了“一曲透视女性命运的现代悲歌”。^[7]小说主要写了一个名叫柳依依的知识女性从最初痴于爱情信仰到心中这一神圣信仰的动摇及至毁灭,从挑剔生活到向生活步步投降,从傲视男人到对男人节节败退的痛楚历程。恰如杨柳所言:“阎真的笔,总是如一柄刀,不紧不慢地把生活细细剖开,你也许看不见血,但感得到痛。”

作品中的主人公柳依依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有着良好修养的知识女性。然而,即便如她也终未逃脱女性命运的悲剧。从19岁上大学到成家生女直到35岁,她一直挣扎于爱情与婚姻、情感与生存的困境之中无力自拔。也曾试图突围而出,但终究不得其解。穿梭于它生命中的几个男人,从薛经理、夏伟凯、阿裴、到秦一星,表现了柳依依在爱情中的憧憬、动摇、彷徨与无奈;从夏伟凯、阿裴、秦一星到宋旭升,诉说的则是柳依依基于性别和年龄下迫于现实生存的压力,如何安之若命地由爱情之围步入婚姻之围的过程。从开始到最后,柳依依的追寻只换来了结果的毫无意义。她仍旧找不到一丝平稳来从容地安放她的爱情和婚姻,最后与丈夫勉强“合营”的婚姻也因猜疑和争吵陷入尴尬困境。她也曾想到离婚,但终在犹豫中退缩了,放弃了这样的闪念。因为“她知道如果拒绝,就不会有下次了”。^[6]无奈中她唯有痛苦挣扎。作者以犀利老辣的男性视角揭示了当代女性知识分子面临的情感

困境和精神危机,将她们这一生存状态客观呈现了出来,直击这个物欲化社会的敏感神经。首先是基于女性性别的生理事实基础,由女性劣势处境相伴而来的困境。其次是身处欲望化时代“自由主义和消费主义的时代氛围对女性特别是知识女性的情感生存带来了严峻的挑战。”^[1]以柳依依为代表的这类知识女性的悲剧就是一个典型。爱情曾是柳依依的信仰,可是这个世界没有信仰的容身之所。她的爱情和婚姻,从一开始就注定无处安放。岁月固然静好,然而现世中的她们终难安稳。

从《曾在天涯》、《沧浪之水》到《因为女人》,阎真的三部小说都是在呈现知识分子面临的各种困境。作者将残酷的现实以写真的手法表现出来,精细地剖析了身处其间的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然而作者在对当代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进行直观透视的同时也予以了温情的抚摸。无论是《曾在天涯》中的高力伟还是《沧浪之水》中的池大为,作者都给予极大地理解和同情。而《因为女人》创作,作者更是怀抱着理解同情女性的写作态度进行书写的。正如作者说的“我看了太多,听了太多,想了太多,不写出来难以心安。”阎真专注于对知识分子困境的书写,但关注点并不仅仅停留在书写本身,他的目的旨在为读者呈现这样一些事实的同时,与大家一起探讨知识分子对于困境的突围之道。

参考文献:

- [1] 赵树勤,龙其林.还原知识分子的精神原生态——阎真长篇小说创作的访谈[J].南方文坛,2009(4).
- [2] 罗海宽.在漂泊中寻求归宿——论社会转型期长篇小说中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J].文艺理论与批评,2006(2).
- [3] 阎真.曾在天涯[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560.
- [4] 阎真.为当代知识分子写心——《沧浪之水》写作随想[N].文艺报,2001-12-11(02).
- [5] 阎真.沧浪之水[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93.
- [6] 阎真.因为女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530.
- [7] 魏颖.《因为女人》:一曲透视女性命运的现代悲歌[J].理论与创作,2008(3).

责任编辑:黄声波